

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

(1919 年 12 月 16 日)

社会革命党人¹ 出版的文集《俄国革命的一年 (1917—1918 年)》(1918 年莫斯科土地和自由出版社莫斯科版)里,载有尼·瓦·斯维亚季茨基的一篇饶有趣味的文章:《全俄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 序言》。总共 79 个选区 作者列举了其中 54 个选区的数字。

作者考察的范围差不多包括俄国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各省。没有包括的省份有 奥洛涅茨、爱斯兰、卡卢加、比萨拉比亚、波多利斯克、奥伦堡、雅库特和顿河区。

我们先引证尼·瓦·斯维亚季茨基所发表的主要结果,然后再来研究从这些材料中得出的政治结论。



54 个选区在 1917 年 11 月份投票的总数是 36 262 560 票。作者按 7 个地区(外加陆军和海军)开列的选票总数是 36 257 960 票,但是,他开列的各党派的得票数,加起来就同我所指出的正好一致。

各党派得票情况如下：俄罗斯社会革命党人得 1 650 万票。如果加上其他各民族（乌克兰、穆斯林以及其他民族）的社会革命党人所得的票数，则为 2 090 万票，即占总票数的 58%。

孟什维克得 668 064 票，如果加上与它相类似的各个集团如“人民社会党人”²（312 000 票）、统一派”³（25 000 票）、合作社派⁴（51 000 票）、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95 000 票）、乌克兰社会党人（507 000 票）、德意志社会党人（44 000 票）和芬兰社会党人（14 000 票）所得的票数，那么总共是 170 万票。

布尔什维克得 9 023 963 票。

立宪民主党人⁵得 1 856 639 票。如果加上“土地所有者和占有者联盟”（215 000 票）、“右派集团”（292 000 票）、旧教徒⁶（73 000 票）和各种民族主义者，即犹太民族主义者 55 万票、穆斯林民族主义者（576 000 票）、巴什基尔民族主义者 195 000 票、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67 000 票）、波兰民族主义者 155 000 票、哥萨克民族主义者 79 000 票、德意志民族主义者（13 万票）、白俄罗斯民族主义者（12 000 票）以及“各种团体和组织”（418 000 票）所得的票数，那么各地主和资产阶级党派所得的选票总共是 460 万票。

大家知道，从 1917 年 2 月至 10 月的整个革命时期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始终是结成联盟的。此外，无论这个时期或这以后事态的整个发展都清楚地证明：这两个党共同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也和第二国际所有的党一样毫无自知之明，竟自称为社会主义政党。

我们把参加立宪会议选举的三大类党派合起来计算，便得出如下结果：

无产阶级的政党（布尔什维克）.....	902 万 = 25%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党（社会革命党人、 孟什维克及其他）.....	2 262 万 = 62%
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党 （立宪民主党人及其他）.....	462 万 = 13%
共 计.....	3 626 万 = 100%

现在我们把尼·瓦·斯维亚季茨基按地区计算的数字列举

如下：

地 区① (军队单列)	选 票 数 目 (单 位 千)		投 布 尔 什 维 克 票 者 分 比		投 立 宪 党 人 票 者 分 比		共 计
	投 俄 罗 斯 社 会 革 命 党 人 票 者	百 分 比	投 布 尔 什 维 克 票 者 分 比	百 分 比	投 立 宪 党 人 票 者 分 比	百 分 比	
北 部 地 区.....	1 140.0	38	1 177.2	40	393.0	13	2 975.1
中 部 工 业 地 区.....	1 987.9	38	2 305.6	44	550.2	10	5 242.5
伏尔加河流域 黑土带地区.....	4 733.9	70	1 115.6	16	267.0	4	6 764.3
西 部 地 区.....	1 242.1	43	1 282.2	44	48.1	2	2 961.0
东乌拉尔地区.....	1 547.7	43(62%②)	443.9	12	181.3	5	3 583.5
西伯利亚地区.....	2 094.8	75	273.9	10	87.5	3	2 786.7
乌 克 兰.....	1 878.1	25(77%③)	754.0	10	277.5	4	7 581.3
陆 军 和 海 军.....	1 885.1	43	1 671.3	38	51.9	1	4 563.6

作者的划法与通常的不尽相同，他把俄国划分为以下几个地区：北部地区，其中包括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彼得格勒省、诺夫哥罗德省普斯科夫省、里夫兰省。中部工业地区 其中包括弗拉基米尔省、科斯特罗马省、莫斯科省、下诺夫哥罗德省、梁赞省、图拉省、特维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带地区，其中包括阿斯特拉罕省、沃罗涅日省、库尔斯克省、奥廖尔省、奔萨省、萨马拉省、萨拉托夫省、辛比尔斯克省、坦波夫省。西部地区 其中包括维捷布斯克省、明斯克省、莫吉廖夫省、斯摩棱斯克省东乌拉尔地区，其中包括维亚特卡省、喀山省、彼尔姆省、乌法省。西伯利亚地区 其中包括托博尔斯克省、托木斯克省、阿尔泰省、叶尼塞斯克省、伊尔库茨克省、外贝加尔州、阿穆尔河沿岸省。乌克兰，其中包括沃伦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基辅省、波尔塔瓦省、塔夫利达省、哈尔科夫省、赫尔松省、切尔尼戈夫省。

括号中的 62% 是斯维亚季茨基把穆斯林社会革命党人和楚瓦什社会革命党人加上后得出的数字。

③ 括号中的 77% 是我把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加上后得出的数字。

从这些按地区计算的数字中可以看出，在立宪会议选举时，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是农民的政党。在纯农业地区即大俄罗斯的纯农业地区（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带地区、西伯利亚地区、东乌拉尔地区）和乌克兰的纯农业地区，社会革命党人得了选票的 62—77%。在各工业中心，布尔什维克比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这种优势在尼·瓦·斯维亚季茨基列举的那些按区域计算的数字中是被过于缩小了，因为他把工业最发达的区域和工业不发达的以及非工业的区域合在一起了。例如，斯维亚季茨基按省列举的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党、立宪民主党以及“各民族集团和其他集团”所得的票数，说明如下情况：

布尔什维克在北部地区所占的优势似乎微不足道：40%对38%。但是，这个地区既包括非工业区，又包括工业区，在非工业区（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沃洛格达省、诺夫哥罗德省、普斯科夫省）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而在工业区的情形是：首都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得45%（选票）社会革命党人得16%彼得格勒省布尔什维克得50%社会革命党人得26%里夫兰省布尔什维克得72%，社会革命党人零票。

在中部工业地区各省：莫斯科省，布尔什维克得56%选票，社会革命党人得25%；莫斯科首都区，布尔什维克得50%，社会革命党人得8%；特维尔省，布尔什维克得54%，社会革命党人得39%；弗拉基米尔省，布尔什维克得56%，社会革命党人得32%。

顺便指出，关于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都只得到无产阶级“少数人”的拥护的说法，在这些事实面前该是多么可笑啊！而这种说法，我们无论是从孟什维克（668 000 票，再加上外高加索的 70—

80 万票，对布尔什维克的 900 万票）或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叛徒们那里 都可以听到。

二

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一的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联合）并同它一起共获得总票数四分之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却失败了，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呢？

因为现在 在协约国⁷——称霸世界的协约国—— 帮助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敌人两年之后，再要否认布尔什维克胜利的事实，那简直太可笑了。

现在的情况是，那些遭到失败的人们，包括第二国际的所有拥护者，由于怀有疯狂的政治仇恨，甚至不能严肃地提出布尔什维克为什么会胜利这个极有意味的历史的政治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只有从庸俗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来看，这才是“怪事”，而上面这一问题的提出以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彻底揭穿这种民主派的无知和偏见。

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从被第二国际抛弃了的这个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无疑是可以得到解答的。

布尔什维克所以获得了胜利，首先是由于他们得到了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拥护，其中包括无产阶级最有觉悟、最坚决、最革命的部分即这个先进阶级的真正先锋队的拥护。

我们拿两个首都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来看。在这两个地方，选举立宪会议时总共投了 1 765 100 票。其中：

社会革命党人	218 000	票
布尔什维克	837 000	票
立宪民主党人	515 400	票

尽管那些自称为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切尔诺夫分子、马尔托夫分子、考茨基分子、龙格分子、麦克唐纳分子等等之流）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平等”、“普选”、“民主”、“纯粹民主”或“彻底民主”这些女神面前磕得头破血流，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平等这一事实并未因此而消失。

这是在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不可避免的事实。

城市不可能和农村平等。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农村也不可能和城市平等。城市必然要带领农村。农村必然要跟城市走。问题仅仅在于“城市”阶级中的哪个阶级能够带领农村，能够担当这个任务，以及城市对农村的领导采取什么形式。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得到了无产阶级极大多数人的拥护。同布尔什维克在无产阶级中竞争的党——孟什维克党，这时已被击溃。布尔什维克以900万票对孟什维克的140万票，140万票是把668 000票和外高加索的70—80万票加在一起而得的数目。而且这个党是经过15年的斗争（1903—1917年）才被击溃的，这一斗争锻炼、教育并组织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把它锤炼成了真正的革命先锋队。同时，1905年的第一次革命还为进一步的发展作好了准备，在实践中决定了两党的相互关系，对1917—1919年的伟大事变起了总演习的作用。

自称为第二国际“社会党人”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喜欢用什么无产阶级“统一”有好处这类甜言蜜语来回避极其严肃的历史问

题。他们搬弄这些甜言蜜语时，却忘记了机会主义在 1871—1914 年工人运动中逐渐滋长起来这一历史事实，忘记了（或者是不愿意）考虑一下机会主义在 1914 年 8 月破产的原因，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 1914—1917 年发生分裂的原因。

要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部分没有在各方面极认真地作好驱逐和压倒机会主义的准备，那么连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想法也是荒唐的。那些现在想以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来摆脱困境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⁸、法国社会党⁹ 等等的领袖们，必须牢牢记住俄国革命的这个教训。

其次，布尔什维克不仅有无产阶级大多数人的拥护，不仅有在反对机会主义的顽强的长期斗争中经过锻炼的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的拥护，而且在两个首都还有——如用军事术语来说——强大的“突击部队”。

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在力量上占压倒优势，这个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也是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特别是在残酷的、激烈的、称为革命的阶级战争中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

首都或大工商业中心（这两个概念在我们俄国是一致的，但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民的政治命运——自然，其条件是必须有足够的地方力量、农村力量支持这些中心，哪怕这种支持并不是马上得到的也好。

在两个首都，在俄国的两个最主要的工商业中心，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占决定性的压倒优势。在这里，我们获得的选票差不多比社会革命党人多三倍。在这里，我们获得的选票比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加在一起的还要多。此外，我们的敌人已经四分五裂，因为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孟什维克不

论在彼得格勒或在莫斯科，都只获得了 3 % 的选票 的‘联合’在劳动群众中间已经名声扫地。当时，根本谈不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人真正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①大家知道 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工人、农民相比，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领袖们是非常接近于主张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联盟的，但是到 1917 年 11 月，连这些领袖都想撇开立宪民主党人而同布尔什维克联合（并且就此向我们讨过价钱）！¹⁰

1917 年 10 月至 11 月，我们把两个首都夺取过来是有十分把握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力量占压倒优势，政治上又有最充分的准备，无论是从集合、集中、训练、考验和锻炼布尔什维克“军队”方面来说 或是从分化、削弱、拆散、瓦解“敌军”方面来说 都是如此。

我们既然有十分把握能用迅速的、决定性的打击夺取两个首都，夺取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这两个中心（无论从经济上或从政治上讲），我们就能够不顾官僚和“知识界”疯狂反抗，不顾怠工等等，而通过中央国家政权机关用事实向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证明，无产阶级是他们唯一可靠的同盟者、朋友和领导者。

三

但是，在谈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关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之前，还应该谈一下军队。

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军队吸取了人民力量的全部精华。第

① 值得指出的是，上面引证的数字也表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和团结一致，而小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却四分五裂。

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混蛋们（不仅包括社会沙文主义者即公开主张“保卫祖国”的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流，而且包括“中派分子”¹¹）通过他们的言行使军队更加服从德国集团和英法集团的帝国主义强盗的指挥，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却从来没有忘记马克思在 1870 年说过的话：“资产阶级将教会无产阶级掌握武器！”^①只有奥德和英法俄的社会主义叛徒们才会在帝国主义战争即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掠夺性的战争中谈什么“保卫祖国”，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则集中全部注意力（从 1914 年 8 月起）来使军队革命化，利用军队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强盗，把两个帝国主义强盗集团之间进行的非正义的和掠夺性的战争变成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劳动群众反对“本国的”、“本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正义的和合理的战争。

社会主义叛徒们在 1914—1917 年没有做好利用军队去反对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准备工作。

布尔什维克从 1914 年 8 月起，就通过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和秘密组织活动做好了这种准备工作。对这一点，社会主义叛徒们，各国的谢德曼、考茨基之流，当然只能支吾搪塞，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的鼓动瓦解了军队。但我们自豪的是，我们履行了自己的义务，瓦解了我们的阶级敌人的力量，从敌人那里把武装的工农群众争取了过来，去同剥削者作斗争。

我们工作的成就，还反映在俄国这次连军队也参加的 1917 年 11 月立宪会议选举的投票上。

下面就是尼·瓦·斯维亚季茨基列举的这次投票的主要结果：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169 页。——编者注

1917 年 11 月立宪会议选举的投票数目

(单位千)

陆海军部队	投社会 革命党 人票者	投布尔 什维克 票者	投立宪 民主党 人票者	投各民族 集团及其他 集团票者	共计
北方面军	240.0	480.0	?	60.0②	780.0
西方面军	180.6	653.4	16.7	125.2	976.0
西南方面军	402.9	300.1	13.7	290.6	1 007.4
罗马尼亚方面军	679.4	167.0	21.4	260.7	1 128.6
高加索方面军	360.0	60.0	?	—	420.0
波罗的海舰队	—	(120.0)①	—	—	(120.0)①
黑海舰队	22.2	10.8	—	19.5	52.5
总 计	1 885.1	1 671.3	51.8	756.0	4 364.5
		+ (120.0)①	+ ?		+ (120.0)①
		1 791.3			— ?

结果是：投给社会革命党人的有 1 885 100 票，投给布尔什维克的有 1 671 300 票。如果后者加上波罗的海舰队的 12 万票（大概的数字）那么投给布尔什维克的有 1 791 300 票。

可见，布尔什维克所得的票数，比社会革命党人略微少一点。

可见，到 1917 年 10 月、11 月，军队已有一半拥护布尔什维克。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是不能获得胜利的。

但是，由于我们在全部军队里拥有差不多半数的选票，所以我们在两个首都附近乃至离两个首都不很远的各个方面军中已占压倒的优势。如果除开高加索方面军不算，那么布尔什维克一般说

这是大概的数字：这里当选的布尔什维克有两个人。尼·瓦·斯维亚季茨基是以每个当选者平均获得 6 万票计算的，所以我就用了 12 万这个数字。

- ② 关于究竟哪个党从黑海舰队得了 19 500 票，并没有说明。这一栏内的其余票数，显然差不多都是投给乌克兰社会党人的，因为当选的有 10 个乌克兰社会党人和 1 个社会民主党人（即孟什维克）。

来比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来说，布尔什维克得选票 100 万以上，而社会革命党人得 42 万票。

可见 在军队方面 布尔什维克到 1917 年 11 月也有了政治上的“突击部队”，而这就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在决定性地点和决定性时机占压倒优势。既然布尔什维克在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中已有巨大优势，而在远离中部地区的其余方面军中又有时间和可能把农民从社会革命党方面争取过来（这一点到下面再谈），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军队方面对无产阶级十月革命、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何反抗。

四

我们根据立宪会议选举的材料考察了布尔什维主义获得胜利的三个条件：（1）得到无产阶级绝大多数人的拥护；（2）得到近半数军队的拥护；（3）在决定性时机和决定性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和靠近中部地区的各方面军中的力量占压倒的优势，

但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能把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过来，不能把他们从社会革命党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党派那里争取过来，那么这些条件就只能提供一种极短暂的和极不凡固的胜利。

主要之点就在这里。

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应读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之所以不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其主要根源就在于他们不理解：

掌握在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手里的国家政权，可能并且

应该成为把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工具，成为把这些群众从资产阶级和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里争取过来的工具。

满脑子小资产阶级偏见的、忘掉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精髓的第二国际“社会党人”先生们把国家政权当作一种圣物当作一种偶像或者是正式投票产生的合力当作“彻底民主”的绝对物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他们没有看到国家政权不过是一个工具，各个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利用（并应该善于利用）它来为自己的阶级目的服务。

资产阶级用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家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劳动者的工具。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这样。只有马克思主义叛徒才“忘记了”这一点。

无产阶级应该（在集结了足够强大的政治和军事的“突击队”之后）推翻资产阶级，夺取它的国家政权，以便运用这个工具来达到自己的阶级目的。

无产阶级的阶级目的是什么呢？

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

“中立”农民，并尽可能把农民——至少是不从事剥削的劳动农民中的大多数——吸引过来。

用从资产阶级那里剥夺来的工厂和全部生产资料来组织大机器生产。

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组织社会主义。

* * *

机会主义者先生们，包括考茨基分子在内，嘲弄马克思的学说，他们“教导”人民说，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普选权争得多数，

然后根据这种多数人的投票表决来取得国家政权，最后在这个“彻底”有些人说：“纯粹”民主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

而我们却根据马克思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说：

无产阶级应该首先推翻资产阶级并为自己争得国家政权，然后用这一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本阶级的工具来取得大多数劳动者的同情。

* * *

无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怎样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用来影响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阶级斗争工具呢？怎样才能成为把他们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阶级斗争工具呢？怎样才能成为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即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的阶级斗争工具呢？

第一，无产阶级做到这一点，不是利用旧的国家政权机构，而是彻底摧毁它、粉碎它（不顾那些惊慌失措的小市民的号叫和怠工者的恐吓），并创立新的国家机构。这个新的国家机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为争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这个新的机构不是什么人臆想出来的，而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从这个斗争向广度和深度的扩展中成长起来的。这个新的国家政权机构，新的国家政权类型就是苏维埃政权。

俄国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几小时后，便立刻宣布解散旧的国家机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机构经过几个世纪逐渐成为适合于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机构，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里也是如此^①），并把全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苏维埃只允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14—217页和第22卷第225—229页。——编者注

许被剥削的劳动者参加，而不容许任何剥削者插足。

无产阶级在它夺得国家政权之后，立刻用这个办法，一举而把小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党派中拥护资产阶级的大量群众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因为这些群众都是被剥削劳动者，他们受过资产阶级（包括它的应声虫切尔诺夫之流、考茨基之流、马尔托夫之流及其他人在内）的欺骗，他们获得了苏维埃政权，也就第一次获得了维护自己利益、反对资产阶级的群众性斗争的工具。

第二，无产阶级能够并且应当立刻或者至少是很快地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那里，把“它们的”群众即跟它们走的群众争取过来，争取的方法是用革命的手段来剥夺地主和资产阶级，以满足群众最迫切的经济需要。

资产阶级无论掌握多么“强大的”国家政权，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无产阶级在它夺得国家政权的第二天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既有做到这一点的机构（苏维埃），又有做到这一点的经济手段（剥夺地主和资产阶级）。

俄国无产阶级正是这样把农民从社会革命党人那里争取过来的，确实可以说，是在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几个小时之后就争取过来的。这是因为取得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战胜了彼得格勒资产阶级几小时之后就颁布了《土地法令》^①，在这个土地法令中以革命的速度、毅力和果敢精神立刻完全满足了大多数农民的全部迫切的经济需要，用非赎买的办法完全剥夺了地主。

为了向农民证明无产者不是想用多数票压他们，向他们发号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18—21页。——编者注

施令，而是要帮助他们，做他们的朋友，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维克在《土地法令》中并没有加上自己的片言只字，而是逐字逐句照抄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上所公布的农民委托书（当然是最革命的委托书）¹²。

社会革命党人曾大发雷霆、愤愤不平、怒气冲天、大喊大叫，说“布尔什维克把他们的纲领偷去了”但是，这只会使人嘲笑社会革命党人：好一个出色的政党，为了实现它的纲领中一切革命的、一切有益于劳动者的东西，竟要先把它打败，把它从政府中赶出去才行！

第二国际的叛徒、蠢才和书呆子们永远也不能理解的这个辩证法就在于：无产阶级要是不把大多数居民争取过来，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把这种争取工作局限于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进行的选举中获得大多数选票，或者认为这种争取工作只取决这一点，那就是愚不可及或是对工人的公然欺骗。无产阶级为了要把大多数居民争取过来，第一，应当推翻资产阶级，把国家政权夺到自己手里；第二，应当彻底粉碎旧的国家机构，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样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统治、威信和影响。第三，应当用革命手段、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经济需要，以彻底铲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妥协派在大多数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中间的影响。

自然，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的程度时，这一切才有可能做到。没有这个基本条件，无产阶级既不能成为一个单独的阶级，也不能在罢工、游行示威、羞辱和驱逐机会主义者的多年斗争中，得到长期的有效的锻炼、教育、训练和考验。没有这个基本条

件，那些中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作用就无从谈起，这种作用表现在无产阶级一经掌握这些中心，也就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或者更确切些说，也就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命脉、心脏和枢纽。没有这个基本条件，无产阶级的状况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状况也就不可能那样息息相关、紧密相连，而这种关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是无产阶级影响这些群众、有效地诱导他们所必需的。

五

我们再往下谈。

无产阶级能够夺得国家政权，实现苏维埃制度，靠剥夺剥削者来满足大多数劳动者的经济需要。

这样是否就足以保证取得完全的和最终的胜利呢？

还不够。

只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有作为他们现代主要代表人物的“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才存在着幻想，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群众能够具备高度的觉悟、坚强的性格、敏锐的洞察力和广阔的政治视野，单凭投票表决就可以决定或者不需要长期的斗争经验就完全可以预先决定他们跟哪个阶级或哪个政党走。

这是幻想。这是考茨基之流、龙格之流、麦克唐纳之流的书呆子和甜言蜜语的社会党人所制造的甜蜜的神话。

如果资本主义不是一方面使群众必然处于饱经折磨、备受压制、胆战心惊、分离涣散（农村！）和愚昧无知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把专事造谣欺骗、处处愚弄和蒙蔽工农等等的庞大机构交给资产阶

级，那么资本主义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

因此，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引导劳动者摆脱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小资产阶级和半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预先决定“究竟是和工人阶级在一起还是和资产阶级在一起”这个极其复杂的政治问题，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发生动摇是必然的，他们必然要通过亲身的实际经验，才能对资产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出比较。

正是这种情况经常被崇拜“彻底民主”的人们忽略过去，他们以为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可以用投票表决来解决。其实，这些问题如果很尖锐并且为斗争所激化，就要由国内战争来解决，而在国内战争中，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首先是农民的经验，他们把无产阶级政权同资产阶级政权加以比较、对照而得到的经验，具有巨大的意义。

在这方面，把 1917 年 11 月俄国立宪会议选举同 1917—1919 年的两年国内战争加以对照，能使我们获得极大的教益。

请你们看一看，究竟哪些地区布尔什维克获得的选票最少。首先是东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地区：投布尔什维克的票分别占 12% 和 10%。其次是乌克兰：投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占 10%。在其余地区，投布尔什维克票的百分比最小的是大俄罗斯农业区，即伏尔加河流域黑土带地区，但是在这个地区投给布尔什维克的选票占 16%。

我们看到，正是在 1917 年 11 月间布尔什维克得票百分比最小的地区，反革命活动、暴动以及反革命力量的组织最得势。正是在这些地区，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政权支持了好几个月。

凡是无产阶级影响最小的地区，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就表